

经济革命 还是 文化复兴



发
展
研
究
译
丛

Revolution or Renaissance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n Economic Age to a Culture Age

[加拿大] D. 保罗·谢弗(D. Paul Schafer)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经济革命 还是 文化复兴



发
展
研
究
译
丛

Revolution or Renaissance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n Economic Age to a Culture Age

[加拿大] D.保罗·谢弗 (D. Paul Schafer) 著

高广卿 陈炜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加] 谢弗著; 高广卿, 陈炜
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9

(发展研究译丛)

ISBN 7-80230-208-0

I. 革… II. ①谢… ②高… ③陈… III. 文化-影
响-经济发展-研究 IV. F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1592 号

前 言

我们已经来到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我们一成不变沿着当前这条道路走下去，其结果必定是一次猛烈的革命；如果我们努力开创新方向，其结果将是一次和平的复兴。

得出这一重要推断，缘于对世界最具影响力量中的两股力量，即经济和文化所进行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对于这些影响力，特别是它们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正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未来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人类的幸福和福利，以及地球生态的健康。

这些影响力中首屈一指的便是经济，它开创了当前我们正生存其中的这个经济时代。这一时代成为本书第一部分的主题。这部分内容旨在揭示过去两个世纪里，经济时代是如何产生、演变的，以及它在今天都有哪些作用。尽管这个时代带来了诸多的利益，它却无法解决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最棘手、最复杂的难题。

由此引出本书的第二部分。这部分内容旨在说明一个文化时代将如何应对这些难题，并引起一次全球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复兴。

对于未来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文化时代和复兴，我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出极具创新的贡献。中国不仅拥有文化成就辉煌

灿烂的悠久历史，而且也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中国和中国人民如果能够有效地发展其经济和文化，处理好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那么在未来就必将惠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造福整个人类。这就是当我一位从事文化研究的好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铨表示愿意在中国出版此书时，我为什么会感到如此荣幸与欣喜！

在此，我感谢高铨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我还感谢沃尔特·皮特曼（Walter Pitman）和我的家人：南希（Nancy）、沙琳（Charlene）、苏珊（Susan）和西纳蒙（Cinnamon），他们为本书的撰写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对他们的帮助，我感激不尽。

D. 保罗·谢弗

2004 年 4 月

序 言

我们可能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正处于世界转型的过程中，这个关键的阶段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一次伟大的变革。^①

约翰·麦克黑尔

堆积如山的证据证明人类已经走到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这些证据之一便是环境危机，与之相伴的则是战略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诸如木材、水、煤、天然气、电、鱼、石油，其中可耕地的减少尤为严重。另外一个证据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被迅速拉大；其他的证据则包括：令人触目惊心的污染、贫困、饥荒和失业，传染病的扩散，暴力与恐怖主义的升级，失衡性的世界两极分化，核生化战争的威胁，以及谋求“人性化发展”所遭遇的失败。人们稍加思考即可想到，如果这些问题找不到相应的解决方案，世界将会出

^① 约翰·麦克黑尔著《未来的未来》（John McHale,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9, p. 15）。

现怎样的畸变。

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潜在的致命问题。随着世界人口达到 60 亿并持续快速的增长，随着地球载荷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找不到有效的防范途径，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必将崩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理由，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日渐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生存状况需要一次重大的转变以便恢复其健康状态。

这一转变能否通过和平途径得以实现呢？难道必须诉诸于汹涌之暴力吗？

过去，人类生存状况的转变既有通过和平方式也有通过暴力手段得以完成的。^① 历史上有过多次以和平方式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先例，主要通过一般进化或者复兴来实现。例如：20 世

① 关于历史与人性的和平与暴力两个方面的著述正在迅速增加，例如可以参见伊莉斯·鲍尔丁著《和平的文化：历史不为人知的一面》（Elise Boulding, *Culture of Peace: The Hidden Side of History*, Forward by Federico Mayor,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0）；劳伦斯·基利著《文明前的战争》（Lawrence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莱亚尔·沃森著《黑暗的本质》（Lyll Watson, *Dark Natur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5）；伊伦诺斯·埃贝尔-埃贝斯费尔特著《爱与恨》（Irennaus Eibl-Eibesfeldt, *Love and Hat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弗朗斯·德·瓦尔著《性本善》（Frans de Waal, *Good Natur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林恩·马加利斯和多利昂·萨根著《生命的意义》（Lynn Margulis and Dorion Sagan, *What Is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以及伊丽莎白·萨赫图利斯著《地球之舞：进化中的生存制度》（Elisabet Sahtouris, *Earthdance: Living Systems in Evolution*,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Metolog Books, 1995）。

纪，以西方世界为主，社会的发展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寿命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这取决于人们在下列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商业、企业、工业、科学、技术、通讯和农业。此外，14 世纪和 15 世纪在意大利还出现过一次文艺复兴，16 ~ 18 世纪，这场文艺复兴不断扩大以至覆盖了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它完全以和平的方式清除了旧的秩序，建立了新的制度。这场复兴运动的必然性主要表现在艺术和科学的进步，创造力与想像力令人难以置信地喷涌勃发，以及在看待这个世界、行为于这个世界和评价这个世界中的事物方面所采取的新方法。

相比之下，18 世纪发生在法国以及 20 世纪发生在俄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功却离不开大量的暴力。同样是清除掉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它们作为生动的证据表明：当政治家和军事领导者、政府和国家被迫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变只有通过流血、残暴和镇压才能实现时，世界将会出现怎样的结局。

诸如此类与发展相关连的手段之所以与现在的形势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完全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再次走到了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人类生存状况所需要的改变能否通过复兴或者一般进化的方式实现，抑或诉诸于大量暴力和革命手段将成为必然？

迫使我们必须做出决定的是当前充斥于整个世界的冲突，它介于悬殊的不平衡之间，涉及的方面包括收入和财富、全球化、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世界的两极分化，以及宗教、文化和文明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恐怖分子对美国、西班牙、英国和埃及的袭击，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敌

对行动，在西雅图、魁北克城、歌德堡、热那亚、坎昆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对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抗议反应，这些都以强大的说服力表明，世界已经被划分为相互对垒的阵营。一方相信人类生存状况所需的改变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主要是通过默认现行的世界体系并允许推行全球化、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民主、社团主义和技术发展来完成转变过程；另一方相信人类生存状况所需的改变只有通过冲突、对抗和革命才能实现。

看起来证据似乎在支持后者一方。抗议行动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壁垒越筑越高，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厉，冲突和恐怖主义也更加司空见惯，并且虚假的花言巧语的调子也越来越高。

不去研究分析经济时代而要弄清楚目前形势之成因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这一时代造就了目前的世界体系并使之崛起，也就是说，暴力、恐怖主义、全球化、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社团主义、利润最大化、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以及世界不平等的两极分化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经济时代。正是这个时代使经济学和一般经济体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发展的主导思想，其具体内容包括产品、利润、技术、专业化、消费、竞争、经济增长、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

许多人可能对于当今时代是经济时代这一论点颇有疑问，他们更愿意称之为信息时代、技术时代、科学时代、资讯时代、资本主义时代，或者物质主义时代。

尽管信息、技术、科学、资讯、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在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不是什么

其他因素或者其他系列因素而是经济占据了这个世界的主宰地位，并且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发挥着支配作用。这是一股磁性极强的吸引力，在它周围，所有其他的力量活跃并聚集起来，由此形成了整套的方法来左右着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的所看、所知和所为。

对此，有这样一种逻辑的解释。经济学和一般经济体，特别是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已经被视为增加社会物质和货币财富、改善社会条件的首要手段，因而造就了一个经济时代，这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科学、技术、资讯、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同时，又将这些和其他因素编织到它庞大的运行体系中。

经济时代是如何起源的呢？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它又是如何演变的？它将塑造怎样的世界观？是什么发展模型在驱动着它？什么力量在主宰着它？它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持运行的？要公正地看待这个经济时代，这些棘手的问题就必须被提出来，也必须得到回答。

要解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对经济学的范畴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其理论、观点、政策和实践准则予以剖析，因为正是这些因素过去以来一直并且现在仍然对经济时代的形成和兴盛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赋予它形式、内容和特性。^① 这些理论、观点、准则和政策已在世界范围内经过了无数个人、机构、国家和政府——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不断研究，

① 根据附录《经济思想史大事记》的内容，参阅被选入其中的相关著作。

其研究者还包括这样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其他众多的经济学家。

探索经济时代的起源、演变和运行固然令阅读变得引人入胜，但这却不是我们深入研究经济学范畴的真正理由。真正的理由必须结合这样的目的：判定经济时代是否能够带来人类生存状况和构建世界体系所需要的改变，以便能够解决那些棘手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并且正在挫伤人类生存元气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些问题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出来。

为了明确这样的判断，就必须对经济时代进行一番深入本质的评判。一方面，这意味着要研究清楚经济时代的多元力量，这些力量今天正给世界上许多人民和国家带来了享受。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要分析清楚经济时代诸多的缺点，这些缺点也正被许多国家和人民不得不每天承受。正如约翰·麦克黑尔所认定，“如果这些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奇迹般侥幸生存下去，如果“根据这些从未来结果考虑被认为是过去的经验来做出今天的评判”，^①那么，只有为了判定经济时代是否有能力带来人类生存

① 约翰·麦克黑尔著《未来的未来》，第3页。

状况和世界体系所需要的改变，使地球生态恢复健康状态来对其进行评价才是有意义的。

当这一过程完成并且为经济时代列出一张利弊对照表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结论：经济时代不能提供人类生存状况和世界体系所需要的改变，因此它无法解决那些棘手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并且正挫伤着人类生存元气的问题，无法使地球生态恢复其健康状态。事实上，经济时代维持的时间越长，其结果就越危险，尤其会导致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它以惊人的速度继续消耗着世界上更多宝贵的再生性和不可再生性资源，使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膨胀至无法满足的程度，使穷富国家和穷富人民之间在收入与财富方面出现更大的差距，无法实现“人性化发展”，最终使全球生态系统整体崩溃的潜在危险进一步加大。

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类型的时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并能够带来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转变呢？

毋庸讳言，关于它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着许多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对有些人来说，它应当是一个与经济时代迥然不同的时代，它基于知识、信息、概念、服务和“全球化经济”而不是机器、工业、产品和城市化、地区化和国家化的经济。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应当是一个环境时代，它能够储备资源，控制污染，降低全球温室效应，保护生物圈，并且彻底改变人们对于大自然、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的态度。还有些人认为，它应当是一个技术或者资讯时代，它能够把资本融会到计算机革命，实现从声音向图像的资讯过渡，实现全球网络化、

因特网、电子高速公路、电脑空间，以及卫星通讯等方面令人难以置信的变革。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它应当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科学的、艺术的和精神文明的时代，它的基础是防止恐怖主义，提供保险和安全，促进民主，减少核生化武器数量，征服外层空间，把资本用于科学、生物技术和基因科学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创建新的社会和法律架构，提倡新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准则，提出新的美学和宗教价值观念。

所有这些意见和观点在主张未来最需要的时代类型方面都有其合理性，同时，种种特征无不指向“文化时代”。这些特征中最突出的内容有：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整体化转变、环境保护运动、人类需求的新认识、为平等的斗争、认同之必要性、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创造力的重视，以及文化作为世界上一股重要影响力的兴起。

文化时代之所以如此具有说服力，完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拥有的潜在力能够以和平而不是暴力的方式——通过一次复兴而不是革命——给人类生存状况和世界体系带来所需要的改变。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潜在力量基于它采用一种全局化的、平等主义的而不是片面的、偏袒的方法来改变世界体系，制定安全措施和预防措施，从根本上保证文化、民族文化和文明得到建设性改变而非毁灭性破坏，既注重“结果”也注重“手段”。这使得整体而不是整体的某个部分——经济时代的情况通常如此——处于优先发展地位成为可能，使得各个部分和整体之间——经济活动和所有其他社会活动之间——实现平衡、和谐与平等的关系成为可能。

这样一个时代的主要成果是，在其包含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这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需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

本书的第二部分着重就文化时代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具有相当大的描述、求实和诠释的性质，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当前正处于经济时代并且它已超过两个世纪之久，相比之下，第二部分更具有探索性，重于分析和预测。目的是对文化时代肖像做一般性的简略勾勒，同时充实以足够的素材，以使其与未来时代的其他肖像描述互为补充，在以后数年和数十年间，成为人类发展和重大决策的指南。

为了勾勒这幅肖像，就有必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对文化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这意味着要研究众多文化学者的理论、思想、洞察力和著作，因为这些正是即将构建的文化时代的基础；^①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理解文化时代实际作用的思路，特别是当涉及到这个时代的机制、先决条件和繁荣昌盛的建设之时。

当这幅肖像完成时，最突出明显的将是文化时代与经济时

① 根据附录《文化思想史大事记》中的内容，参阅被选入其中的相关著作。

代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源于不同的理论、实践准则、历史和哲学基础，而且还指由于不同的原理、先决条件、政策和实践准则所带来的结果。如果人类准备解决目前这些危及生存的问题，如果人类准备跨过这道门槛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那么这里提供的理论就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D. Paul Schafer

Revolution or Renaissance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n Economic Age to a Culture Age

© D. Paul Schafer 2004

本书由 D. 保罗·谢弗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版发行。